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六

聖湖　高汝栻　輯　　同郡郭維城　參

高斗樞
　斗煒　校

穆宗莊皇帝　帝世宗肅皇帝第三子初封裕王、太子薨上無嫡嗣帝崩即皇帝位在位六年崩于壬申五月二十六日壽三十六上徽號曰契天太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葬昭陵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

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儋爲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奮庸俱爲尚寶卿諭德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加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致仕舊制新即位皆有錫幣之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勅如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勳于是勳戚武臣重封累贈金紫雜沓幾有灶養爛羊之謠〇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舜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璿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柯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續

凌儒、申仲、王時、楊思、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德、毋德純等宜遵照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廕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若王思、楊最、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商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孫懋、包節、任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徐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羅[illegible]雅

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俱從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刑部侍郎
鄢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
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毀修建齋醮宮殿禮部
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
內　世廟大漸時中外洶洶適胡應嘉過高拱直房見
其家人攜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拱謂　聖
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乜

舌會 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拱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陞
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
故暱此兩人乃劾部院考察不當拱持其疏欲罪之徐
階曰不可李春芳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
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高拱號也徐階不得已乃
擬應嘉調外六科詗知華亭意乎上疏救應嘉而詆拱
遂復應嘉官尋以叅議出補由是拱恨益深而言官攻
拱益力章數十餘上拱致仕去乃已○上孝懿皇后尊
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 皇太后弟杜繼
宗為慶都伯○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初杜

此數言恰中世宗昔弊

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爲詞乎 先帝初年、月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而後冊立○勅禮科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劾內府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

二月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

前修蘆溝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賜
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死馬者二人布政司
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
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貪緣乞陞一時
冗員沙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爲保等廕弟侄錦衣
千戶○先后幽閉貞靜不見禮于　上移居別宮中外
以爲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曰親典甚大
而師宗祀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曰名器甚
重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緋魚蟒玉祿不可爲訓四

群小窃弄威福柔懦之主而墮其術也

曰輸納白糧物料當合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諂諛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冗增祗候皂隸從之者爲命○上淵默涉穆朝講漸疎百官奏章皆關臣條旨詔涉貴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痛懲故官監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時亮馮成能尉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御史龐尚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朝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

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爲
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　武宗叔然嘗北面
事　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　武宗之右或　獻皇
于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
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　獻皇祔太廟千載
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勑廷臣議
以光　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脩遠外庭左右
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衰精
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先是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切直每師事之懋于京師

千古罕有

請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 上以危險進
獻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治嘿然良久即令
代草疏上竟不報○塟 肅皇帝于永陵 上攀靈轝
慟哭恭戀甚篤○○○○○○○○○○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上
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 聖容和睟優
荅簡確人心喜忭○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
邑衝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速謗既爭黜陟
之典遂啟趨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
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縣使視殘破則思保障[illegible]

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補瘍災傷則賑施才頑則移易衝繁則節愛庶事政修而成功可課矣 上命銓曹奉行○罷刑部尚書黃光昇以其擬海瑞死也以毛愷代之○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幾致仕以霍冀爲兵部尚書○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廕侄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尋以罪革後復當廕其弟侄爲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爲浦復用會錦死事竟寢至是太監滕祥復爲浦請及其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爲勇士允之科

道交論其不可　上曰錦衣效勞年久素著誠慎黄淮特難起用、○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　上納之降康二級補外康論徐階而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為意出高拱因劾康併及拱而拱不能安其身矣

于文定公曰分宜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稍弛亦厭新鄭高拱一入樞府輒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伉直爭斷議政體郎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攻華亭極其醜詆將新鄭勢孤且又康言多誣于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辯謗自六卿科

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藩臬凡二十人疏。時上方嚮用新鄭、是時張居正與新鄭厚、見其不平、往說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致政之旨正曰某今日進一言、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華亭罷

高汝栻曰、綸扉之地、非兢鬪之場也、觀張桂之相雄夏嚴之相傾、胥至于敗、而高徐又蹈其轍矣、昔楊宗喬作縣而爲監司所持、兩不相下、勢如騎虎、桂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自無事矣、愚嘗謂夫大臣而欲保全功名、善始善終、則于對奕爭路之時、不可不味、饒着退步之論矣

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 上嘉納之○贈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爲光祿寺少卿、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冤、命復原職、

六月　上即位初允科臣言待遣科臣巡監局須因言官論事多與奄寺忤因譖　上怒革至是戶部奉供用庫解至錢穀申飭科道查驗而中有云科與局同遵旨行蓋併革也第內局止干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奄寺凌剝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即命御史監之嘉靖四十四年因僞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即位以來朝講日疎人言鎮日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也不報○御史王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今山陵既畢羹墻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翫景

娛樂而言或誠淫皆足以傷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暬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報聞

七月金星晝見○禮科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命司禮監治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亾者仍令虛其數○湖廣巡按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敕逮罷其官下議兵部覆太和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祥還而司禮復命劉雅往科臣言劉進即劉俊先朝守顯陵以貪酷戍孝陵今逃籍名徼求復用 上俾命吏

只將從流
勿預民事
八字隄防
多少未流

柳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亦言之乃命朝只督道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節多切直侵內豎上怒落職外補○禮部傳旨言官不諳政體屢肆欺罔卿等詳處以聞○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潞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 上然之止召綸還京○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窺欒河兵部議

調兵入援又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歸伺近邊按兵不動而合零騎四掠○　上幸太學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大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遂典試王希烈孫挺道毆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參論諸生互有異同宣祿難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僉同者坐戍遇詔赦省各衙門屬風鬪一無所問時又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曰此事一時臨監當與本省殊科也繳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

凜然

聖主留心軍國

躬行節儉有希文之風焉

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
輕試于危險 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柚木眞定故事
滹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印正
德中差內臣民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民稱便
至是李芳奏學廉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
九月 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
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
邊軍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
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 上在
位恭儉寛簡未嘗有遊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擬宣索

邊將如此何以托之

上曰此宜壹出大臣將月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

又　東宮皆欲啖市餳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于市不時索進　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費一二錢銀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買兩盒　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戶部奏命中外各廉理財賦○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靖虜諸處○俺荅入邊駐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亮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稇載徐歸官屯兵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馘虜及殺士民避

罷團營內
侵吳數

寇者報捷以聞○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月大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達旦○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王好問疏請不報○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各言其不便 上怒徐階等請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專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法矣乞寢前命從之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洞入掠永平半朵顏三衛人○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頭關 上怒命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

備邊之策鑿鑿可見施行惟在邊臣無度玩愒成者不動府去則惟零以報功縣互兵策何益

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寮商禦虜策以聞○
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
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
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騷動今校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
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
策宜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
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八達嶺皆
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鴈門寧武偏頭

均山西門戶鴈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罷邊止命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關稱天險藪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垣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擣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十一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耗郎周鈇上請　上怒不許部以例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龎尚鵬上疏力爭　上

以從諫所犯比于駡父律牟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
從諫劾中官杜㳟得死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
仁子正億仍舊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
事去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
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
東行尾跡有光長三丈餘○追原任宣大總督楊順巡按
御史路楷于獄先是沈鍊以茌平知縣得推錦衣經歷
也非嚴嵩意嵩欲使鷹犬劾鍊鍊遂先劾嵩嵩票旨拿
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每出怨言嵩門下

牙爪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標下立功以鍊怨告嵩嵩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因使偵事者於鍊處搜出妖書竟擬斬繫獄嵩令巡按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縻斬於市瑞陞都指揮嵩敗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至是下順楷俱坐抵死○詔賜侍郎何塘謚文定追奪傅潮朱廷立原職爲民王給事某言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冤抑宜雪且以散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故追奪原職以慰忠貞時論快之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

先是上已命成國代矣階以疏請故那行孫尚書可謂不畏法罪

師達浙江皆然○金星晝見○　上親行太廟禮○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揀良家子女入宮流聞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宮太監王采盜伐陵樹內官監邢保尅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爲關植竟置之法○張居正高儀等復疏請立　東宮命擇日具儀以聞○命太監李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　上曰有成命矣概予佑勑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奉令禮必致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出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

芳名可不朽

司牲官吏軍之填冗員可汰

凡欲勸解人者或當其怒執之時必攄其盛怒之下若強與之爭豢其小而伸其枉是猶以酒以醒醉熱而不以濕也是以聖

干○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萬斤　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官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槩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

人有取于誠諷諫

友也二字渙脞多

謫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三臣以延忠直
日察讒譖項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
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
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關吏毋納給
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
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渦死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
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
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恭靖于趙文
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質不欺死友者

二月　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好乘馬[illegible]

校捷馳俄有二男子。馬軼犯駕。 上命貫之。○張居正
張四維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
書諳大體者居皇太子左右日侍書史陳說民情以為
親賢成德之助。從之。○ 上諭俊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閣臣于御道西召謂
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
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育清粹舉朝稱慶○
新城縣空中迅響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冰雹如
雞子損麥○ 廷試賜羅萬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傳諭六月十六日幸止林苑海子只用京營官軍護衛

以男變女
陰長陽銷
之徵也

闕臣科部合辭勸止不允○京師地震高儀等勸上親
賢遠奸　上然之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太倉銀十
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晦冥冰雹霧墊
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納諫恤災邊防守
命寶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
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省
弭災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
皆大水雹夜見火光○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上禦虜

庭闈之際人所難言也

長策、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　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待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室以暢意耳汝不知

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陛

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替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

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

者　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戶科給事張齊初

受邊商賂有所撓戶部格而不遂事且泄乃故爲大言

聳徐階欲發兵十萬襲逐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

以解階嚪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諸大臣自

文貞當國一揆前轍步遐逆拜取一時世道休明何可許負若以贊言拜賄與王日受金珠賄天害之偽道不知除以春秋之義責之階亦可以引咎不避機

陳　上以非例不聽倩益迫遂劾階六事皆御史齊康陳語階屢疏乞骸　上溫旨留之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溥復劾齊朝廷有朋黨之心階遂致仕下齊詔獄部以齊納賂事有蹤論戍邊贓發遣○內使許義挾刀嚇財巡城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羣璫憤趨之司禮所欲論糾御史會有解之者乃免而御史欲論糾璫是日朝罷其黨百餘徼道學於午門外毆辱之都御史汪廷欲上疏糾羣璫請於徐階階曰我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且轉展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以誣我稱且叵測先朝事可鑒也使人致言于司禮尚文曰諸璫

尊于立言亦善于調停此體類丁剛被多矣唐元稹為御史與一中使爭驛中使以馬鞭撻稹面既為三十白居易等言中使係辱朝使不問其罪而朝士先嫌非體與此當相類

人尊歐御史業何處文係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郎　天子臨御之所尊而歐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謁其人速奏之郎外庭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都察院疏繼上奉瑞窘不能自避又無可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百人發邊戍九十人各杖六千爲南京淨軍○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

直道之不容于世也久矣眞如此不道[illegible]

不印不名安辨眞僞命如數進〇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命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䟽上嘉奬之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論買貓睛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强奈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〇命工部尚書雷禮致仕以上䟽劾太監滕祥也〇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〇御史龎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抛荒二清理侵占三查覆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一月李芳歎以直諫忤旨 上惡之諸閹亦共恨其正直短于 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

月然一死亦不朽

凡人愛官府吉便將錢曲從人情剝許死設日官朝廷相批本芸彼示去者解將甡

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寃亦命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戶部尚書劉體乾能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珍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曜卽將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件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人復出循環取利中貴人 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少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取買珍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附用紬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

吾意體若于彼委曲從人吾觀官為之體矣若體乾真可以官爵為衣帶

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欲致仕去。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奉 旨嚴徵以進。科臣李已言崔敏獻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橐。積財貨以奉私。求乞罷斥。不聽。○廢遼王府。張居正故隷遼王尺籍。至憲𤊨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乃以反誅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中洩反誅。僅坐以淫酗。憲𤊨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檄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誅殺朝選云。

般狀已露一斑矣

楊博之去以題伏民

己巳隆慶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舛謬

尚顯而其根已伏于劾張居之時矣

罷。科臣嚴用和言，博自筮仕迄今四十年，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休致，非所以存大體孚公論也。乞留之以展所長，不聽。

○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燹，御史劾奏不聽。○大學士徐階致仕。

◎時張齊等共劾階，階再疏辨，遂得請，而張居正故與高拱厚，善驗三年，適太宰缺，乃起高拱以原官掌部事。明年，李春芳乞致仕，而高拱為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趨炎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高拱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為之仄目云。○拱之再起也，對士夫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

今有恩于我不可忘也或有怨于我不可不忘也若恩怨兩忘則又成薄情人矣

鄭新之處事亦大過矣

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時朝臣盡信以爲大慶柄用頗又情志稍露而門下士奔走鑿空效奇以博寵榮于是報吳之舉決矣廼摭摘其遺稿語謂暴揚 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方士之在繫者而導考祭科道往日在袒徐皆斥能去廣平蔡國熙者故徐階門下士也以講學事徐階松江欽知府熙摭臂請行至松即風郡邑刺徐階蒼頭不法并嗾鄉人告訐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事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子爲奉常兩爲尚寶矣其孫孫奉承號泣徐階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

之平湖陸光祖亦徐階門人因往爲求解冀以門墻故
詛動之蔡曰凡吾所爲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
○爰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拱逐矣
○高儀疏請 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二千四百
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
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褒享十五年大
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參二十二營四
百餘員千把總皆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阻孰敢自便
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與

淅添九劄

緊切皆敗

脩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
視朝宴息恐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
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讜言三
曰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
之衰邪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
惕勵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于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
奏面陳批答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外盜皆云不經睿思
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
臣執奏七曰愼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大更明有必
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

覆奏以防奸僞。八日弘虛受九日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排謗嘉靖末趙文華殺李默胡青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御史賀一桂劾陳洪感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直隸巡按劾鳳陽守備大監趙芬貪酷驕僭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

四月諭禮部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諭戶部取銀三

聖朝仁政但此項銀不知果能及民否若爲賑而發[illegible]溯徵其及于民者能几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

十萬進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玉盃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芳春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南淫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歲賑請○淮揚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鈔關舡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咸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不給條議區處五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詳審已悉入諸婚不載

知明用當四字知用人之要

議留費五議禮婚部下禮部覆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以聞 上從之○科臣張鹵言用人理財誠為急務言不當實或甚禍大垂綸者一日而惕心扣角者經宿而授政以知明而用當也乃促柱逼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夾以意見挾名登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加賦而上用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既虛民力亦竭妄持詖說不本經常道聽塗說何濟實用乞敕臣工務秉至公勿事苛屑○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高汝栻曰嘉隆之際身任天下之重事兼光顯才猷有爲叢無如新鄭新鄭狀貌奇文字閑爽行誼剛克處弱才相之間雲間善藏其所龍天下之豪傑爲之羽翼善于因時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拱之學其利居先彼方剛刃此猶坦腹以其所以蹶于危耳在內閣最有利于社稷者莫如處置安國亨與俺達封貢二事云

五月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娶子女止許請名不許請封其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冀從之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漕運巡撫應天等處

○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二曰復輪對三曰容直言四曰崇節儉五曰正題覆六曰復執奏報

聞○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
魏國公徐鵬舉有七子而無嫡出其長邦瑞爲國子生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討請封其母以爲地邦瑞喧
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爲僉謀奪公爵事聞下植問
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勲冑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旣娶于適夫人存日
誥命宜追奪獄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
有私憾植者科臣王禎承　旨劾植以詠報不詳竟罷
免植生平皦潔處閙關未嘗有情容其劾徐氏獄各司
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歎嘆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疏上 命廷杖下
詔獄
十二月 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開致傷和
氣廠衛緝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廠衛緝訪係國安危昔
創西廠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 先帝首鑑此弊
一洗而更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廠衛者乎且
曰緝訪則迹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擬刑辟重
足搖手之禍在今日矣後尋寢○乾清宮尚承少監黃

雄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錢䦙于市兵馬司執以白燕城

御史楊松既而內監命校尉趙雄入直較讞以旨召松

驗無實乃劾雄暴横矯詔雄亦入辨　上曰楊松誣奏

貶外司官編垠雄發南京司香○釋原任副總兵田世

威叅將劉寳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

一旦　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

可矜何功勞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仍付法司以

釋羣疑奏上奪俸兩月○總理何進翁大立上五患十

二圖謂濱河之民重罹水患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

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官禁遼遠有不盡

見聞者乃繪圖十二以獻　上命留圖以覽下其章於
所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陳以勤疏
乞骸骨歸因條六事以補衮闕一曰愼擢用二曰酌久
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
上嘉納之加太子太師給驛傳夫廪如故事
三月大學士高拱至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　今皇
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　先帝厲
精之政而槩議反興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起用亦多
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擯不錄其諸未錄者祧譴

例以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内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南京淨軍○御史陸㮙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武舉中式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厲以儲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巳陳君德上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珪科歛紛紜　上怒杖巳百繫獄君德削籍○都御史葛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巍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顏三

說得明白令人易曉

此即練鄉兵之意

衛為我藩籬耳而夷情漸與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卒至調陜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練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河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為民○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迅之詞連內臣李得春得春乃先奏死者以生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拷校 上聞

此新鄭論處置邊才疏也崇禎八年六月上命取斷故備錄之

老成堅練之人收拾老成歷練之習

釋校而罪承芳給事舒化請下法司不聽○大學士高拱奏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熟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逆其出入中外閱歷更深次第推補益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邊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

撫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俟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之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類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羣臣一句何等切至

事爲濟必多且臣于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寬恩下卹其意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奏入　上褒嘉並如議行○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郤于俺酋挾其妻關入邊總督王崇古詔之邊吏議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俾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賓于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責令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

師助之　以博與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脣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欵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鄉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二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虜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北虜國面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强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師帥務以餌中之餂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欵功加少傅兵部

尚書世蕃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擅惡流毒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緝籍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數籍入○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時　上特旨起貞吉部考察科道官貞吉以掌院從事與高拱去留異意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事說者謂貞吉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不合于時云卒贈少保謚文肅

文肅固正直人也久于其位事業必有可觀者

案貞吉內江人，素豪直自用，其入閣也，又爲上所識拔，自負長者，居江陵下，嘗呼張爲張子，有所語輒斥，則曰：笑非爾少年輩所解。江陵內恨不復答，與中貴陳洪、李芳謀，召起高拱以抵之。而李首輔李春芳推拱至，而益與居正相得。貞吉春芳連疏以去矣。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披顧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船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勝淮，河不得入海，迴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淤淺，既淤則必衝潰

止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得其決口，水勢[illegible]順。多謀以滋叢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檟往視之。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所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內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為武英殿大學士。○浙江礦盜作亂，自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

從高拱薦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三戒訐刻四戒護短末復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旣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 上然之○浙江杭州果樹生桃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將以啗虜賄以遺京近邊卒餓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强梗無賴識者憂之

○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官而不能歸豪

丁艱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征賊之最黠者韋銀豹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與所黨劉錢祿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與遷講謝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捷甚誇　上嘉云臣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寔未死祇以窮蹙賊令其黨覓貌肖己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金柱蹤跡之聚銀豹兄銀站生致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罪械銀豹赴闕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仔于西市傳首嶺表號令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誥護行

看專少發
抵緣力

貴州巡撫奏土酋安國亨叛。出師勦之。久而不克。拱偵知國亨非叛也。以少卿阮文中往。阮狃于丹議。語多依違。撫臣遂疏請兵糧為征勦計。拱曰。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以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床而走。既而恍然曰。遣科臣賈三近勦之。足矣。既而國亨聞勦官來。大喜曰。身既在勦。豈便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于是毋子出就理。復獻漢夷犯人王寬等。輸銀抵罪。事遂定。

嵩汝棟曰安酋不反不叛此于流官土官中最稱忠順諸黔者只當圖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撫進都衛但託安民舊撫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横挑此虜搖而走撫黔戒告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

滅賊酋然何如相安爲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
西南夷邊徼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勿輕議兵並至
天啓年安邦彥之亂兵連禍結殺我巡撫至崇禎二
年而後平國家亦蕭然煩費矣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粮率因元故自
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
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
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
遮洋一總盡行題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
隸北衛兌北粮米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
南粮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
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

愛君之大
渚

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進洋一擣先將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迫先復進洋一擣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雷震閬丘廣利門鴟吻碎之

十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壬申隆慶六年正月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　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　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瘡瘍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鍾百官入班高拱暨居正自閣出北上過會極門望見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坐竟往文華

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拱至色稍平以　手執拱衽甚固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從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送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　上憤恨語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哀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擡拱手拱對曰　皇

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拱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爲發怒恐傷 聖懷、上不答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頷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清宮門拱不敢入 上牽拱手曰送我旣得官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拱手益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

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拱手拱鞠恭膝側不得下叩頭踧踖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拱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遂上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候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

去看着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卽內侍
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擧不得
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閣內臣房有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
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閣內房宿
明日傳　聖體稍安時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上疾有瘳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河洗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猶辦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水發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玆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遠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侍郎劉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愼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用忠直疏上謫興國州知州

劉侍讀北瞻言，言中竅而葉，風承旨

迎合，要權尤切，由近世言官之病。

漕卒毆死翰林院檢討沈位，位持節使肅藩報命，踰淮

沂河而北，會漕卒恣橫，舳艫鱗次，隄下數蹄齧，過者他

舟盡却避無敢前，而位舟獨前，羣卒瞋目相撇，因共鬪，

蜂擁入其舟，位方靜坐觀書，猝毆之，創甚，信宿而卒，事

聞，詔有司捕按漕卒為變者，獄久不判，至甲戌而成，始

伏法。

蔚汝栻曰：國家以租稅衣食士卒，士卒未操戈而已

狩獶難制，嘫呼數起，嘉靖中遼陽卒變，雲中卒再變，

振武之卒入都城，變皆戕殺大吏，幾釀禍本，然猶以

邊晉出戍失討呼喻之頃而言，為未足異也，至于輦

使身卒輦然無故而賊天子侍從之臣，此何為者，往

聞中人言中丸賊某，憂居羣卒與市人鬪，內閣遣捕

馬負圖以指揮而主使非首亂乎

見證卽共擊之時地驗月平登及位而兩何其烈哉

嗟夫禍患之浸淫也始未嘗不蘊蓄而卒乃指天也

主者謂是適然而處不動于耳目此患之所深畏而

重爲悲也位戊辰舉士吳江人

四月浙江黑眚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掣電水雹隨之。安慶江卒亂巡撫張佳徹平之先是以安慶府爲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人冒餉更自爲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是以戍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遑當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樸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梃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逞或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

人歃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轉尉及郡卒致
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
亂乃平○詔進禮部尚書高儀爲文淵閣太學士內閣
辦事○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時科臣曹大埜論高洪
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嵩故事特賜罷斥上謫大埜爲
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廣德地
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慶九
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
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池
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

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〇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爲邊臣勸從之

五月南直隸龍目并化爲酒 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高拱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倚几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

云〔〕僅再見

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朕等功在社稷萬世不
泯拱等讀畢慟不能勝即復奏曰臣等受 皇上厚恩
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等務竭盡
心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
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
宮亦皆失聲哭於是內臣扶起遂長號以出○二十六
日卯初刻 上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時閣臣聞報哭
於閣中巳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
省人事已二三日於今卯時升遐而巳時傳旨是誰爲
之乃保矯詔爲之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亦[illegible][illegible]

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閣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盖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人心于是知保有異心矣

中玄日記云先是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進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即疾驅而入盖不知其主人囑我而送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愧恧答云

乃遺詔事宜耳。祇默然以為我。惜國家事當自我肩衆而處。觸奈何於斯際而有此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朕我兩秋示之以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御居正。益為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保內外盤據。竊倒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豈不可異哉。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

九月塟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

史臣曰先帝法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節制謹度戒殺好生歲時游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之請候　上旨爲豐約　上嘗裁取至約歲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而貴讓旋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穹廬大漠之表慕義來王崆峒憑林之輩俛頸就縛即史稱鳴鏑猾猾懸首北闕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大學士高拱上疏欲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卽與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　上下旨逐之時　上初卽位共大璫馮保嘗訐故司禮陳洪謀去而奪其位保方用事居中適拱疏至保意以爲審爾則專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　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拱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有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御批對拱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決政事者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　上曰高閣老云十歲孩子安能決事　上怒入奏　兩聖母皆相持而

奭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懼
急時居正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親屬居正曰當與公
共百世功此時居正方惡拱而左袒保保即欲乘機逐
之乃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密遣人報保保得
爲備因言于皇貴妃曰拱實欺太子幼冲欲立其親周
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矣又多布金于兩宮近侍俾言
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明日召部院諸大臣於會極門
宣諭稱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　貴妃令旨拱以爲遵
謂疏行且逐保也甚有喜色或叩曰今日所宜何事對
曰當是雙馬及中使捧詔至拱以手仰接中使曰不也

以授武國新鄭色變及宣乃言拱攬權擅政威福自用令其即日出京回籍拱得旨面如灰汗下如雨至不能起居正旁掖之令兩吏携以出乘蹇騾出國門大臣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

昭代典則曰　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危中人皆思擅管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壯居高拱之下思所以傾之於與司禮太監馮保結爲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僚俛首就以天下爲己任權宮府遂絕流秘莫測冒言於朝曰老臣膺托孤之命耐授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令而後凡內降命旨消部章奏皆公議擬覆傳諸詳覆遇有備奉中旨必可按注覆奏而祈哀於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復處馮保內擅機務交關宮闈專恣不可牽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肅宮禁居正陰泄於保令善爲試保逆勝中旨令到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回籍於是緹騎兵番驟赴途一夕還行索篋奪

獲集遺云高儀燕言曰天運三十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漏其謀於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戕于保於是三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終